

叙事诗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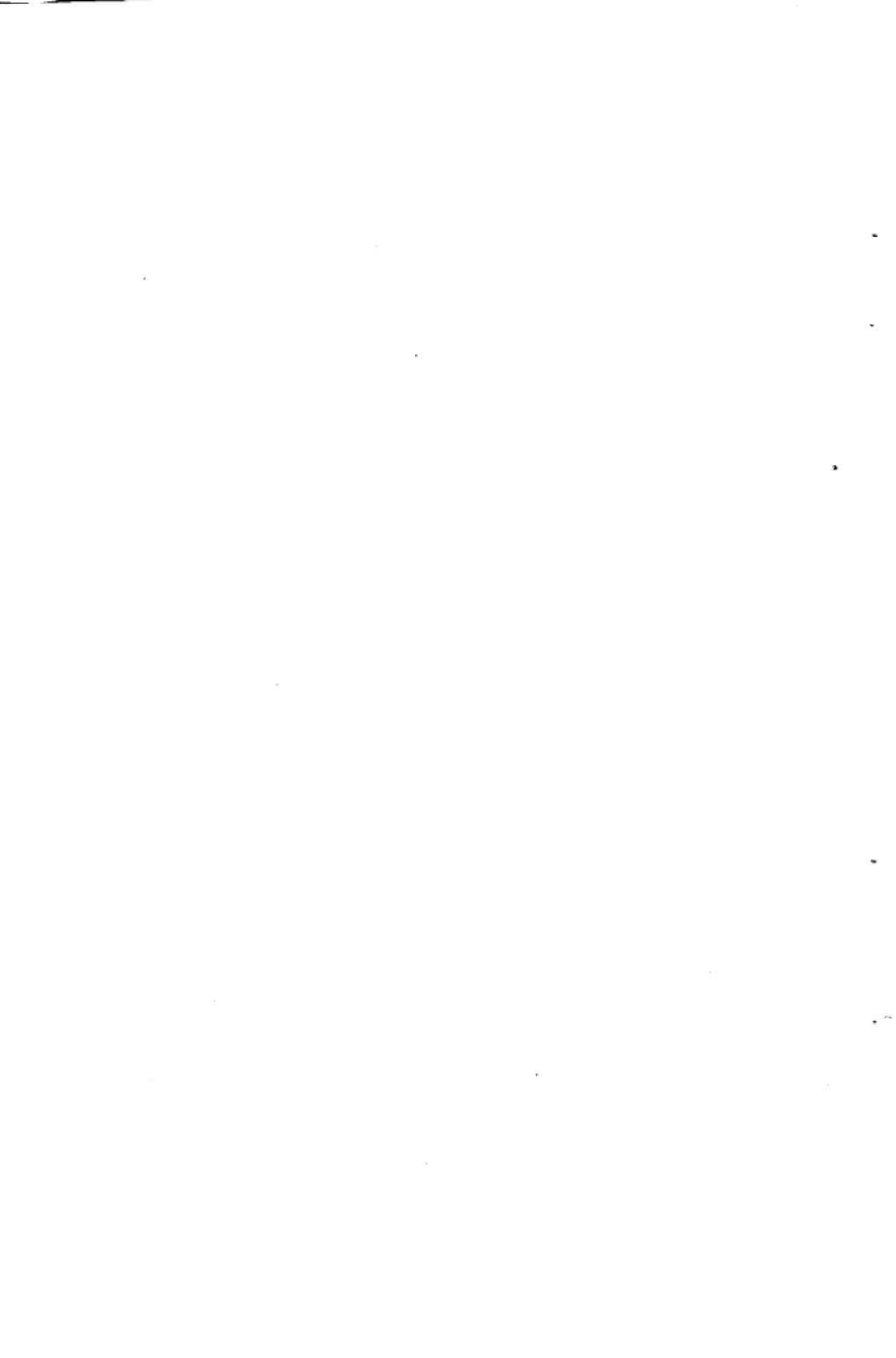
第十一期



生活的回音



- 浑河泪 闻频
- 一辆轮椅，推出血染的丰采 黄东成
- 北方 阿古拉泰
- 小镇故事 王中朝
- 青山塑像 张永权
- 山祭 徐康
- 心心集 佟伟
- 成熟的眼泪 (壮族) 黄灿



浑 河 泪

闻 频

爆竹唢呐和喜庆的盖头，竟把鲜花、朝霞投入夜，沉积
出死的结晶。

——题记

引 子

一个没有阖眼的夜晚
又一个，还是没有阖眼的夜晚

秋高气爽的深山小镇
青云却像死神
挤压着镇文化馆阴沉的小院
夜风里路灯的凄冷
天幕上疏星的远淡

妻子那一副变了形的面孔
远山里那一双哭红的泪眼
蘸着狭隘，蘸着愚昧
蘸着卑劣，蘸着冷箭
像一团团牛草马粪，搅着
满镇子桃色的传闻，搅着
派出所一次次的传唤
塞满了胸腔
塞满了喉咙
塞满了原本清醒着的头脑
现在剩下的，已是
并不清醒的失眠……

脚地上，丢满了今夜的烟蒂
有几个，还在墙角
冒着勾魂的死烟
牛三虎，横心
撕下了八十年代深秋的
这页雪白雪白的日历，走向
家乡熟稔的河湾……

残夜，抛出一缕缕
黎明的蝉翼

浑河，屏住了呼吸

雪似的秋霜碎了
霜似的秋草碎了
枯枝忘却了
山风的悲咽
一任狭谷吼出狰狞的青牙
河滩里，默数着
一个又一个
沉重、悲愤，浸血的足迹

残月：站住！不要再走了
疏星：不要再走了，站住吧
一个身影在晨曦里
一个鬼影在水波里
一个灵魂在往事里逡巡扎挣游弋

浑河泛出浑浊古板破碎的泡沫
青岩和黄土山听不见那心灵的喘息
没有黄羊来掠扰他
山鸡在黎明前闭目在草丛里
野村秋山的杨树
伴着浑河平平静静安详的呼吸

他，终于惊醒了老树上朦胧的昏鸦
他，终于搅乱了浑河的涟漪

他，终于咬断了生命的脐带
他，终于抛弃了
山背后，最后一片属于他的晨曦

再不见小女儿的泪眼欢笑亲呢
再不见妻子的体贴咆哮恶语
再不见身后冷眼的骡飞
再不见，浸过砒霜的闲言诽议
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红楞楞的太阳
依旧在老地方，冉冉地升起……

二

杨兰英还蜷卧在土炕上，窑壁
没有悬挂八六年的皇历
她把丈夫壁密的书，连同稿纸
早已搭火烧炕了，她的梦
却依旧裹着阴森森的寒气

杨兰英起床拢了拢散发
今天，还要到丈夫机关去
“什么雪岱，雪岱
你不就是那个牛三虎
把老娘从后沟里接来的牛三虎
和老娘钻一个被筒的牛三虎

啥时候写了两个烂戏本本破小说
尔格要成龙呀，上天呀
老娘晓得，天上有比老娘俊旦的仙女”
杨兰英急匆匆抹了一把脸
俨然出征的穆桂英，把一夜思谋
磨砺的毒箭揣在腰里

人世间谋财害命难
杀自己的亲夫最容易
依旧昨日的穿戴
依旧昨日的语气
依旧昨日的荒唐愚昧丑陋
依旧昨日的泪水哭诉拙劣的心计
“谁说老娘只晓得
脱衣睡觉，挽袖作饭
老娘我也晓得安云布雨”

三

十年前一支野菊花
她开在杨家峁的山洼里
第一次为男人羞红了脸
月照浑河
星洒浑河
沙滩新柳剪碎了，浑河湾

五月黄昏的静谧

牛三虎从镇上带回一条红纱巾
颤微微递到她手里
两颗年轻的心
是黄昏跳浪的鲤鱼
山里人相爱，话少情长
黄昏时，谁料及明天的风雨

四

又一次解放，小镇上刷满了
五色的标语
文化馆的小院
熙熙攘攘涌满青年男女
借书的画画的唱歌的
聊天的下棋的闲转的
牛三虎陶醉在新婚里
牛三虎沉浸在戏剧里
不是家远忘了杨兰英
他心里，有一片红光在升起

一枚枚黄叶落在窗台
一页页稿纸揉进篓里
一支支香烟化为灰烬

一个个夜色投入晨曦

《张二婶卖猪》上演了
牛三虎两颊下陷了
舞台下笑声溅起了
牛三虎床上病倒了
静静的夜，他想着
浑河岸自己新婚的妻

五

妻从农村看他来了
提来了鸡蛋、麻油、白面
妻从农村看他来了
带来了斥责、叹息、抱怨
荷包蛋打进锅里了
新剧本塞进灶里了
跳跳荡荡的火着了
牛三虎的心碎了

他把破碎的心瓣拾起来
忍耐粘不住打烂的碗
她把温柔的手臂伸向他
揩不干心灵流泪的眼

他也辛酸
她也辛酸
浑河湾黄昏那缠绵的梦
还不到花开又一年……

六

真不该那年十月要汇演
杨兰英偏偏在十月分娩
戏中也不该有那女主角
更不该让杨兰英碰见

牛三虎数着桌上的台历
惦记着演出队工作的进展
他把家忘了
他把她忘了
他和那个女主角时常一起说戏
桃色的风，已经刮得很远很远

真是少年不知世事艰
牛三虎心想：身正不怕影子斜
孰不知，一幕人生的悲剧已经拉开
他写的喜剧才刚刚排练
.....

七

排练场灯光如昼
窗子外挤满了人眼
丝竹声充斥了小镇的宁静
一声女高音唱的优美清甜

牛三虎挂着看不见的微笑
微闭双目品味再三
此一出《双羊桥》生活的赞歌
定能在百花会稳夺桂冠

突然间，小院里人群骚动
突然间，有谁在院里呐喊
一霎时，丝竹歌声骤然中止
一霎时，整个小镇死寂一片

站在门口的是杨兰英
一投手抛出半截砖
“老娘在家挺个大肚子
你在这里倒消闲
臊狐狸陪你唱着歌，你
你甚时候给老娘这样闭过眼
……”

“你……你……”
牛三虎脸像大红布
牛三虎脸像纸一张
只听一声尖叫奔出门
牛三虎欲追又不敢

一场恶言秽语三月的风
一阵黄尘搅沙大动乱
《双羊桥》不参加汇演了
排练队也解散了
牛三虎跟着杨兰英回家了
两颗心都在流泪了

回家的路，他走过千万遍
只有这次路最长
浑河的浪，他听过千百次
只有今天最伤感
望着眼前妻的腰身，咬咬牙
他宁愿把荒山的荆棘寒刺全吞咽
浑河，流过他的身边

八

一半是无声的流泪

一半是麻木的求欢
一盘热炕，两部伤心梦
八年摔过多少盆子碗
只有可怜的小女儿
惊恐中，一步步进童年

九

空谷有远方飘来的云
疏枝有它乡筑窝的鸟
牛三虎婚姻失重的心灵里
又萌发出当年未烧死的草

这草是他生命的太阳
这草是他灵魂的骄傲
这草是他精神的支柱
这草是他生活的自豪
苦闷焦躁颓唐中
他决心在这片乐土抛锚

他把血在小说天地里浇灌
他精心把美好的爱情描绘
文化馆这简陋的小屋里
别一番天地谁知道

那被污染的名姓他抛弃了
他用“雪笛”这个名字投稿
茫茫雪野一个孤独的人
他希望自己的笔，是一管竹笛
人世间昭出心底的呼啸

《山塬人家》发表了
《柳树坪纪事》发表了
雪笛这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终于又被很多人知道

悉心讨教的来了
慕名猎奇的来了
文化馆这间小屋里
又和当年一样热闹
没想到一个穿红风衣的女人
又卷来一场粉红的风暴……

十

杨兰英忍耐不住了
杨兰英要写信控告了
虽然肚子里没几滴墨水
信封咋写，她还知道

失眠的夜，已经打好了腹稿
几十年的人生，她
也作了系列性思考
没有翅膀的女人，绝不许
男人长出翅膀
脸色苍白的女人，绝不准
男人满面风光

她没有忘记母亲艰难的一生
她最理解母亲的创伤
她年年咀咒那见异思迁的生父
进城后，抛弃了
这乡间的糟糠

坑坑洼洼拾柴的荒坡
滑落了她童年野花般的欢乐
凄清冷落长夜的油灯
熏黑了母亲无诉的寂寞
空窑里母女挨过的日子
像长长的线捻成了
杨兰英对婚姻的哲学

十一

小镇上人少是非多

文化馆煞时炸了窝
杨兰英一封控告信
掀起了浑河万丈波

牛三虎和红风衣睡觉了
牛三虎的土妻女不要了
牛三虎要往省上调动了
牛三虎设下圈套了

小镇里浮不住这浓重的云
心池里经不住这飘泼的雨
女人的嫉恨是荒野的火
牛三虎在风雨野火里流泪了

十二

牛三虎来到浑河岸
群山灰濛濛像头顶的浓云
月照浑河波滚滚
像一千条一万条舔向他的火舌
县法院向他瞪起怒目了
馆领导向他出示黄牌了
红风衣躲进屈辱抽泣了
所有人对他都躲避了……